

# 论《恶之花》

郭宏安 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论《恶之花》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《恶之花》/郭宏安著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27-6295-8

I. ①论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波德莱尔,  
C. (1821~1867)—诗歌研究 IV. ①I565.0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1770号

论《恶之花》

郭宏安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  
责任编辑 周冉  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7.5 插页 5 字数 116,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295-8/I·3761

定价: 38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64511411

引言.....1	
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“天鹅”.....7	
第二章 在恶之花园中游历.....35	
第三章 在“恶的意识”中凝神观照.....61	
第四章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.....83	
第五章 时代的一面“魔镜”.....103	
第六章 应和论及其他.....123	
第七章 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.....147	
第八章 穿越象征的森林.....169	
第九章 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.....189	
第十章 “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炼”.....209	
结语.....229	

## 引言

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，是一卷奇诗，一部心史，一本血泪之书。

恶之为花，其色艳而冷，其香浓而远，其态俏而诡，其格高而幽。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。

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，《恶之花》经过多年的蓄积、磨砺，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。它仿佛一声霹雳，刹那间震动了法国诗坛，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；它又像是一只无情的铁手，狠狠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，令其发出“新的震颤”<sup>①</sup>。

它不是诺瓦利斯的“蓝色花”<sup>②</sup>，虽然神奇诡异却并不虚幻缥缈，因为它就扎根在具体的时空里。它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，却令怯懦者畏葸不前，因为它揭开了人心最隐秘的角落。它又蕴藏着地火一样潜在的威力，使秩序的维护者胆寒，因为它是一颗不安的灵魂的抗议。

果然，《恶之花》遭到了“普遍的猛烈抨击，引起了人们的好奇”<sup>③</sup>。“好奇”，正是作者的追求；“抨击”，也不能使他退缩；然而，

跟在“抨击”之后的却是法律的追究,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第二帝国的法庭自然不配做诗国的裁判官,可就在文学界,这本不厚的小书也引起了唇枪舌战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毁誉参半,相持不下。而且,毁中有誉,誉中有毁,迷离惝恍,莫衷一是,竟使得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久久不能排定。

儒勒·瓦莱斯问道:“他的‘不朽’能维持十年吗?勉强!”<sup>④</sup>

青年时代的艾米尔·法盖心中常想:“《恶之花》不是传世之作……”<sup>⑤</sup>

一八八四年,莫里斯·巴莱斯认为,有朝一日,《恶之花》“将被人遗忘”<sup>⑥</sup>。

一九一七年,纪尤姆·阿波利奈尔断言:“他的影响现在终止了,这不是一件坏事。”<sup>⑦</sup>

然而,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,法国《快报》周刊(第一四二六期)公布了一份《法国在读书》的调查报告,报告表明:百分之四十六的读者喜欢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,而所谓“波德莱尔的作品”,只能是《恶之花》和他的散文诗集《巴黎的忧郁》,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形式上的对应物,在精神上“仍然是《恶之花》”<sup>⑧</sup>。此类调查报告

① 1857年8月30日雨果致波德莱尔书。

② 勃兰兑斯在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第二册(《德国的浪漫派》)中,对诺瓦利斯的“蓝色花”有详尽的分析,可以参考。

③ 1856年12月11日波德莱尔致布莱-马拉西书。

④ Jules Valès; *Charles Baudelaire, Europe, avril-mai 1967.*

⑤ 转引自 Alphonse Siché; *Les fleurs du mal de Baudelaire*, Sfelt, 1946, P. 174.

⑥ 转引自 Henri Peyre; *Remarques sur le peu d'influence de Baudelaire*, R. H. L. F., 1967, n°. 3.

⑦ 同上。

⑧ 1866年2月19日波德莱尔致儒勒·特鲁巴书。

几乎年年都有,而波德莱尔和他的《恶之花》也几乎总是名列前茅。

单靠统计数字,自然不足以说明一部作品的兴衰,一部作品的兴衰也不能完全说明它在文学上的价值。但是,在浩如烟海的历代文学作品中,《恶之花》至今仍拥有如此数量的读者,这至少可以告诉人们:《恶之花》历经一百三十年的风雨而不凋,依然盛开在法兰西乃至世界诗国的原野上,它的作者经受一百二十年的评说而未朽,依然像高山一样耸立在法兰西乃至世界诗国的土地上。

此中的奥秘,正如路易·阿拉贡所说:“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德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。”<sup>①</sup>热烈者,极端之谓也。

关于诗,维克多·雨果说它“灼热闪烁,犹如众星”<sup>②</sup>,阿尔弗莱德·德·维尼看到的分明是“善之花”<sup>③</sup>,埃德蒙·谢雷却只闻到了令读者掩鼻的“臭气”<sup>④</sup>……

关于诗人,阿尔杜尔·兰波呼为“真正的上帝”<sup>⑤</sup>,T·S·艾略特奉为“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”<sup>⑥</sup>,费迪南·布吕纳吉埃却称之为“旅馆中的撒旦”<sup>⑦</sup>……

针锋相对,各趋一端,毁誉双方的“情绪”果然“热烈”。于是,人们自然要问:

毒草乎,香花乎,《恶之花》?

① Louis Aragon: *Des plaisirs plus aigus que la glace et le fer*, in *Les lettres françaises*, 1957, n°. 622.

② 1857年8月30日雨果致波德莱尔书。

③ 1862年1月27日维尼致波德莱尔书。

④ 转引自 Ernest Raynaud: *Charles Baudelaire*, Garnier, 1922。

⑤ 1871年5月15日兰波致保尔·德莫尼书。

⑥ 转引自 Pierre Brunel: *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*, Bordas, 1972。

⑦ 转引自 M. Galliot: *Les fleurs du mal*, Didier, 1961, P. 5。

鬼耶，神耶，人耶，波德莱尔？

在一个分裂为阶级、阶级中又分裂为阶层、彼此间进行着长期的或暂时的、公开的或隐蔽的、激烈的或平和的斗争的社会中，一位引起了人们如此极端、如此敌对情绪的诗人必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。他的诗激发了人们刻骨铭心的爱和恨，这正是他的诗的力量、深度和美的表现。

多少年来，《恶之花》被包裹在一片神秘、危险，甚至邪恶的气氛中，诱惑着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度、各个年龄的读者。马克斯·波尔·福歇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最初阅读《恶之花》的情景：“《恶之花》被我的父母藏在柜顶……那口普通的柜子，在我看来，就是一株知善恶树<sup>①</sup>。四十年过去了，我觉得还能感到当时的心跳，害怕楼梯上的脚步声，因不能完全读懂而痛苦，还有那看到愚蠢的图画时肚子里的骚乱……波德莱尔比其他人更使我体验到反抗和美妙的苦恼。他使多少人走出了童年时代啊！”<sup>②</sup>

童年，既是指生理上的童年，更是指精神上的童年。那些敢于正视社会和人生的读者，通过《恶之花》，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，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，听见了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，他们的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暖流，或许会腾起一团反抗的怒火，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……总之，他们会获得更

---

① 《圣经》故事中伊甸园内的一棵树。据《创世记》载，人吃了该树果子“眼睛就明亮”，同上帝一样“能知道善恶”；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时，曾说园中所有果子都可以吃，唯此树的果子禁止吃，故又称禁果。后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，吃禁果被逐出园。

② 《就波德莱尔答问》，《欧罗巴》杂志，1967年4-5月号。马克斯·波尔·福歇（Max-Pol Fouchet，1913-1981），法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、批评家。



冷静、更勇敢、更深邃的目光,从而不再为虚伪的纱幕所蒙蔽,不再为盲目的乐观所陶醉,也不再为世间的丑恶所吓倒。

《恶之花》是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,只有勇敢而正直的人才能够摘食,并且消化。他们无须等待蛇的诱惑。

曲高和寡。《恶之花》从书店到马克斯·波尔·福歇的父母的柜顶,再到广大读者的书架上,这中间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啊!波德莱尔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:“这本书只是为少数人而写的……”<sup>①</sup>因此,《恶之花》的深刻和新颖没有被当代人理解,是一代一代的精英,甚至是其中最高层的那一部分迫使公众接受了波德莱尔。然而,《恶之花》真正的朋友是时间。资本主义的法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,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空虚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矛盾,给人们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焦虑、不安和惶惑,使得更多的人理解了当年波德莱尔发出的呻吟、抗议和警告。时至今日,人们说过的关于波德莱尔的话几乎可以和关于拿破仑的一样多,这说明,伊甸园中的这枚禁果正在向越来越多的人显示出鲜丽的颜色、散发出浓郁的芬芳和传送出神秘的暗示。

---

① 1857年7月20日波德莱尔致阿希勒·福尔书。



## 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“天鹅”

鲁迅说：“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”<sup>①</sup>

波德莱尔的亲朋友夏尔·阿斯里诺说：“波德莱尔的生平值得一写，因为他的生平是他的作品的评论和补充……人们常说，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；然而，他的作品并不是他这个人的全部。在写出和发表的作品后面，还有整整一部说过的、经历过的、用作为表现出的作品，这是必须要了解的，因为这一部作品解释了另一部作品，如他自己所说，是另一部作品的渊源。”<sup>②</sup>

马塞尔·普鲁斯特说：“一本书是另一个我的产物，不同于我们在习惯、社会和恶习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我。倘若我们想要理解这另一个我，那非得深入我们的内心并且在我们身上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不可。”<sup>③</sup>

当代西方批评家更服膺普鲁斯特的理论，而逐渐抛弃了盛行于十九世纪的、以圣伯夫为代表的“传记批评方法”。然而我们细考

普氏之论,他所反对的似乎是对作家生平和作品进行表面的、机械的联系,而并没有在社会之我与创造之我中间进行绝对的排除。他这一段名言的要义是:理解一部作品不能完全诉诸智力,还必须借助直觉的领悟。因此,上述三位作家的言论不是相互排斥的,而是相互补充的。我们仍将从波德莱尔的生平开始,然而我们已经不指望它能够提供理解《恶之花》的全部钥匙了。

《恶之花》第八十九首题为《天鹅》,这首诗分为两部分,第一部分的最后三节是这样写的:

我看见了一只天鹅逃出樊笼,

有蹒跚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,

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,

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,

它在尘埃中焦躁地梳理翅膀,

心中怀念着故乡那美丽的湖:

“水啊,你何时流?雷啊,你何时响?”

可怜啊,奇特不幸的荒诞之物,

---

① 《鲁迅全集》,第6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,第425页。

② Jacques Crépet et Claude Pichois: *Baudelaire et Asselineau*, Nizet, 1953, P. 61.

③ *Contre Sainte-Beuve*, Gallimard, 1954, P. 137.

几次像奥维德笔下的人一般，  
伸长抽搐的颈，抬起渴望的头，  
望着那片嘲弄的、残酷的蓝天，  
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诅咒。

在这意味深长、充满了象征的三节诗中，波德莱尔把人的处境和命运浓缩凝聚在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之中。“天鹅”象征着人，“樊笼”象征着人所受到的困扰和束缚，“雪白羽绒”象征着人在天堂中的纯洁无邪。然而摆脱了桎梏的人并未回到天堂，只是走出了小樊笼，进入了大樊笼，他的面前是“干燥的街石”、“不平的地”和“没有水的小溪”，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失去的乐园——“故乡那美丽的湖”。而那上帝居住的蓝天是“嘲弄的”，嘲弄在地上笨拙地挣扎着的人；它又是“残酷的”，听凭尘埃玷污雪白的天鹅。终于，天鹅怀着渴望复归天堂的心情向上帝发出了谴责，“吐出了它的诅咒”。这正是奥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描绘的在混沌中初生的人的形象：

造物主抬起了人的头，  
命他仰望天空，注视星辰。<sup>①</sup>

这个人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受到何种磨难，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，他的向往是天堂，他的希冀是获救。这不也是诗人的一幅自

<sup>①</sup> 转引自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1卷，七星文库，伽里玛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1008页。

画像吗？波德莱尔正是一只逃出樊笼、在污泥中挣扎而诅咒上帝、怀念故乡的白天鹅。

夏尔·波德莱尔于一八二一年四月九日出生在巴黎。

一八二五年左右，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里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散步。老人指点着那一座座美丽的雕像，讲述着有关它们的神话和历史，孩子则出神地听着。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，他后来写道：“形象，这是我最初的强烈爱好。”<sup>①</sup>那个老人不是他的祖父，而是他的父亲，约瑟夫-弗朗索瓦·波德莱尔，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了。

波德莱尔自称是“教士的儿子”，说他的父亲“先着僧袍，后戴红帽”<sup>②</sup>。

约瑟夫-弗朗索瓦·波德莱尔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马恩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里，曾在巴黎大学受过哲学和神学教育。他后来放弃神职，到一位公爵家里当了家庭教师。那时的家庭教师不像后来那样地位卑微，寄人篱下。他有相当大的自由，往来的尽是达官贵人，他又爱好文学艺术，结交了不少文人画家，他自己也喜欢画几笔，颇有些收藏。他还与具有自由思想的爱尔维修夫人、卡巴尼斯、孔多塞等人过从甚密。他一方面学得了一套贵族的派头和习气，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学说。对于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

① 《敞开心扉》，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1卷，第701页。

② 转引自 Marcel A. Ruff: *L'esprit du mal et l'esthétique baudelairienne*, Slatkine Reprints, Genève, 1972, P. 143。

级大革命,他抱热烈拥护、积极参加的态度,这大概就是儿子说他“先着僧袍,后戴红帽”的由来。同时,他也并未因此就忘了老朋友,很帮了他们一些忙,其中有人得以免上断头台,保住了性命。大革命以后,他救过命的东家帮他在卢森堡宫中谋得了一个高级职务,但是波旁王朝复辟以后,他旋即辞职,过起了相当优游的富贵闲人的生活。当他于一八一九年续娶卡罗琳·杜费斯的时候,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,而新娘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,年仅二十六岁。

波德莱尔常常认为,父母年龄相差悬殊对他的精神有着某种先天性的影响,这也许可以由医生作出回答。可以肯定的是,父亲的启蒙思想、对绘画的爱好,以及一派贵族的作风,确实给幼年的波德莱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他有一首题为《人语》的诗,其中回忆道:

我的摇篮啊背靠着一个书柜,  
阴暗的巴别塔,科学,韵文,小说,  
拉丁灰烬,希腊尘埃,杂然一堆,  
我身高只如一片对开的书页。

那书柜里放着一套《百科全书》,伏尔泰、莫里哀、拉伯雷、普鲁塔克、拉布吕耶尔、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,还有一本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<sup>①</sup>。波德莱尔不仅在公园里聆听父亲讲解雕像,而且家中还有父亲的收藏及其“拙劣的”<sup>②</sup>作品。他的母亲曾在伦敦受过教育,也

① 参见 *L'esprit du mal et l'esthétique baudelairienne*, 第 145 页。

② 波德莱尔成年后回忆说,他的父亲是一位“拙劣的画家”。

颇有些文化修养。可以想见,波德莱尔幼小的心灵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受到了熏陶。

波德莱尔仅六岁的时候,父亲去世了,他失去了唯一可能理解他的亲人。他和母亲相依为命,开始了“一段热烈的充满爱的时期”<sup>①</sup>。卡罗琳·杜费斯是个性格忧郁、感情纤细、笃信宗教的女人。波德莱尔短暂的一生极少快乐的时刻,现在是他体验爱抚和关怀的时候了。正当他尽情享受这“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”<sup>②</sup>的时候,年轻的母亲服丧的期限未过,就改嫁欧比克少校了。波德莱尔幼小敏感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。他一直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再嫁,那美丽温柔的母亲只能属于他一个人,岂容得第二个人来分享她的感情?他觉得父亲被出卖了,母亲对他的爱被出卖了,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。他不仅痛恨这个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,也迁怒于自己的母亲。据他自己后来说,新婚之夜,他把新房的钥匙扔出窗外,让新婚夫妇进不了新房,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恨。<sup>③</sup>那时他只不过是七岁的孩子。这也许多半不是事实,但足以说明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。

然而,孩子毕竟是孩子,心灵上的创伤也许要等待许多年才会发作。实际上,开头几年,父子之间并未发生什么龃龉。从波德莱尔中学时代的一些家信看,他对继父可以说怀有某种崇敬却又不乏亲切的好感。欧比克是后来成为七月王朝首领的路易-菲利普的朋

---

① 1861年5月6日波德莱尔致母亲书。

② 同上。

③ 这段轶事见于 Louis Conard 版《恶之花》中的《生平研究》一文。



友,是个古板、生硬的军人,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。他对继子的聪慧感到骄傲,竭力想博得他的好感,不能说待他不好。他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。但是,波德莱尔年事渐长,日益强烈地显露出独立不羁、藐视习俗的性格,与继父的意图恰恰背道而驰。一八三二年,他随母亲到了继父的驻地里昂,进了中学。那正是七月革命后的日子,资产阶级自由派篡夺了胜利果实,建立起银行家的统治,一八三一年、一八三四年的里昂工人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。波德莱尔在里昂时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城里游逛。寄宿学校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烦闷和忧郁,而破败的街区、肮脏的工厂、工人的悲惨生活、几乎总是烟雾弥漫的天空,又使他的“沉重的忧郁”<sup>①</sup>变得更加沉重。他的学业优秀,在希腊文、拉丁文和法文上显露出才华。他敏感,激烈,举止古怪,充满了奇思异想,有时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,嘴里还常常吟诵着雨果和拉马丁的诗句。四年之后,一八三六年,他随父母回到巴黎,进入路易大帝中学。他是个才华出众却不守纪律的学生,出语尖刻,常常对学校当局表示不敬,洋溢着反叛精神,终因一次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而被开除,这件事发生在一八三九年四月十八日。这是波德莱尔与社会的第一次冲突。后来他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,同年八月,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,据他自己暗示,那是由于他和考官的保姆暗中做了手脚。波德莱尔的中学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。他曾写道:“尽管有家,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——而且常常是身处同学之

---

① 《自传》,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1卷,第784页。